

Naked Dialogue

赤 裸 對 話

赤裸對話壓軸篇 — 「解讀城市 — 香港省城」

王受之教授X 藝穗會創辦人謝俊興

日期：2018年5月14日(一)

時間：晚上8時至9時30分

地點：樓上劇場

城市要怎樣解讀？單憑建築、語言、生活方式等事物便成嗎？

香港與廣州，毗鄰相近，同以廣東話為母語，生活文化相互影響。1949年解放前，廣州是港人北上喘息，尋找地道飲食文化，重拾家鄉情懷的樂土。自經濟開放及重點發展後，廣州的面貌已改變，成為一個與香港相似的大城市，獨特性變得模糊，再加上文化上的矛盾，兩地的連繫自此淡化。怎樣解讀兩地的藕斷絲連？粵語又對兩地的人而言有何重要性？「是否將廣東話取消？想想就知道「蠱居」多精彩，無以替代。「『short』咁」則把英文變成粵語，同樣精彩。我覺得一個官員不可隨便說認為全國要說普通話，那要更深思熟慮的。因為一個語言是沈澱兩三千年的結果。」

謝俊興 (B) ；王受之 (W)

B：今天的「赤裸對話」就不是太赤裸，因為王教授的身份問題連帶著一些紅線，一會兒大家問問題就可以盡情地踩這條紅線。我們並非第一次與王教授合作，幾年前談到嶺南文化，就邀請了王教授，之後2015年一起去新加坡做「照亮香港」二十週年的節目，今次則進行第十次「赤裸對話」。因為王教授對香港的認識很深，對廣州的認識更深，既博學精深，又對中外文化也很有認識，很適合說一說怎樣閱讀一個城市。他是汕頭大學的設計學院院長，將在幾個月後榮休，接著有新計劃在深圳進行。而且，他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，擔任洛杉磯帕薩迪納藝術中心設計學院（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, Pasadena）全職終身教授，授課多年，也參與國內很多計劃，著作更數之不盡。與王教授閒談，對我很吸引的，是他有獨特的一套解讀一個城市。

我準備了一些現時香港人也很關注的事，如最近教育局出了一些對粵語的看法，帶到香港與省城的關係。以前省城是香港人的老家，我們會拿個行李箱回省城，既是避難的地方，又有令人垂涎的名勝和食物，更與我們使用一樣的方言。當我們聽到有言論批評粵語狹窄，心裡不舒服，易中天談到北京和上海是大氣候，廣州是小家的氣候，甚至提到可能廣州的文化發展是由推動普通話而起的。很多學者對此有爭議，指廣府話有深遠的歷史，甚至是詩化的語言，因為詩經、唐詩也用粵語表達。現時香港和廣州，被邊緣化和矮化，使用粵語的電視台愈來愈少。

一開始，或者我們不扯到具爭議的事，反而問問王教授，當你去到一個城市，用什麼方法閱讀一個城市？讓我們借鏡。

W：剛才Benny說到香港教育局有一個官員指我們要說普通話，用一句不能翻譯成國語的廣東話回應，就是「你都蠱居嘅」。或者用香港廣東話，「你都『short』咁」。其實這兩句話都很精彩，「蠱居」即是不用與你討論，「你係廢柴嚟嘅」。這些方言，用普通話說就很難聽。「你腦子有問題」、「你腦子進水」，帶不出廣東話的意思。所以，是否將廣東話取消？想想就知道「蠱居」多精彩，無以替代。「『short』咁」則把英文變成粵語，同樣精彩。我覺得一個官員不可隨便說認

為全國要說普通話，那要更深思熟慮的。因為一個語言是沈澱兩三千年的結果，你一句話令它消失了，真是「『short short』噃」。

說回我如何認識一個城市，我這一世人去過很多地方，加上我工作的性質又與設計及規劃甚有關係。我協助很多房地產公司做設計的策劃，最早階段是萬科，現時是中國鐵路，因為高鐵做到那裡，他們就在那裡做一個城市。我經常要參加城市的設計和規劃工作，所以我對於這個城市的了解有我自己不同的角度。因為小時候沒有什麼機會旅行，所以沒有說去過很多城市，我只留意週邊如廣州、佛山等的地方。珠江三角洲周邊的城市如開平、恩平、台山，全是以第一感覺認識的。

要認識一個城市不難，完全靠感覺、直覺，行街就可以認識一個城市。以前我們認識城市的方式與現時不同了，現在的城市很大。我做與城市有關的工作，認識城市的方式是到了以後去買地圖，我有買地圖癮，不但買大地圖，更買小地圖。美國的地圖，一個城市一本，洛杉磯的地圖更分號碼。我喜歡看地圖，也喜歡看地方誌，即城市的歷史。有些城市有很多資料，如香港三聯書局整架書架也是關於香港的書。要了解香港就很容易，因其藏書十分齊全，但大陸的城市，基本上沒有文字的資料，有的話也是自從1949年以來的資料。

內地有兩個不願提及的歷史階段。分別是民國和八年抗戰的歷史。選書很要命，因為那正是很精彩的時代。例如，中國的現代化由民國開始，但這些由1911年到1949年的歷史沒有提及，當中的中國八年抗戰又不提及，直接由清朝接到中國人民共和國。其實，文化人、城市建築、現代化的進程和大學的開辦都是那個時候。所以，認識中國的城市，不但要看地圖，更要看地方誌，可是地方誌往往不齊全。

現時有些較發達的城市，成立了地方誌辦公室，其中辦得最好的是上海地方誌辦公室，他們甚至有一個網站，你可以google。他們將所有上海的歷史放進去，如1920年有多少個賣油炸鬼的人。他們有那個數字，很精彩，是一個很好的切點了解一個地方。

前年去了德國的Düsseldorf，我也是先做功課才去的。好處是我清楚自己去到要看什麼，缺點就是過於理性，變成一個學者去考察而不是去玩。我現時覺得自己要放棄這種方式，我做了功課就像拿著一本教科書去看城市，變成很沉悶。今年夏天我退休，再去一些城市，我就不帶這些，不做功課，一頭撞進去，可能有驚喜，這會是改變人生的做法。

B：你令我想起Walter Benjamin所說，你到一個城市最好是迷路，迷路過程會令你看到預計不了的東西。因為一旦你預計了要看的內容，就只看到想看的內容。

W：兩年前，我看了Woody Allen《Midnight Paris》，看見主角在晚上十二時在巴黎迷路，就很想身處其中。因為人生過得太清楚，但迷路是很愉快的，所以很想有那樣的經歷。所以，有時我在西環也會有少許迷路，但在香港迷路的機會通常比較小。巴黎的城市很大，於是我不看地圖，帶著懂看不懂說的法語，便到處走走看看如何走出不同的街道，過程很開心。

B：王教授也寫了一本關於巴黎的書，你由建築、城市設計入手，但很多人去巴黎只被聲色吸引，往往忽略了城市的結構和設計。你閱讀一個城市的方法都與你的興趣和工作有關。如果再寫這本書，你會如何寫？

W：書名是《巴黎手記》，原本我不是想寫巴黎建築的書，是因為我畫了很多鋼筆畫，於是便想到配合寫書，做繪本。沒想到一寫文字，大家就覺得好，寫成了四十萬字，畫就要畫更多。最後中國青年出版社指不能再長，散文不能如《戰爭與和平》般長篇。

這本書是隨手做到的，整理則按巴黎的城市規劃來做。巴黎其實是一個很難看的城市，是Georges-Eugène Haussmann於1856年做的城市，即時拿破崙三世做皇帝後便修改這個城市，其中沿用拿破崙時期的設計。大家知道巴黎的街道呈放射性，即有一個中心廣場，再有八條路。如果大家說這是巴洛克的城市規劃，其實巴黎的構建形成很多不方便的三角區，將二個八條路，協和廣場、凱旋門廣場，搭在巴士底獄廣場，再有八個三角形的區，很不方便。為何會那樣設計？做設計的人沒有問過，其實很簡單，是拿破崙上台時，1798年，他是炮兵的刑長，當時因為巴黎人造犯，將巴黎街頭

的石頭堆起來與政府對抗。政府軍打不過去，如《悲慘世界》中的場景，傢俬也可以擋住軍隊，拿破崙開炮便處理掉。開炮的話，如果街頭是方格，你不能每個街口也炮兵。

城市規劃是為了平息叛亂。於是，拿破崙上台便造了凱旋門，凱旋門就八條路通過，只要在凱旋門放大炮，那條街出事便打那一條街；1871年巴黎公社，他在協和廣場、巴士底廣場等都放炮兵，八個街口，一個街口放四個大炮。為了控制暴亂而出現的規劃其實很不合理，因為你走失了便很麻煩。

美國開始建設華盛頓時，美國人不知道不知道巴黎城市規劃的主因，只知道巴黎美麗，便請了法國人建設華盛頓。其實，美國除了內戰，並沒有判亂過，不需要開炮，不需要將華盛頓的街道變成放射狀，最後變成一塌糊塗。我在華盛頓開車經常走錯路，那裡的路牌字體細小，一走過已不能回頭，多是單行線。所以去華盛頓，很多人也罵，美國人最討厭華盛頓的規劃。

到了Georges-Eugène Haussmann於1856年上台，拿破崙三世說，你徹底改變巴黎，當他便打通這些路變成大路，就是所謂的林蔭大道。

林蔭大道就是Georges-Eugène Haussmann的成就，這條路有十條車道，兩邊有林蔭道，還有馬車。因為不用開砲，大闊路，便造成了新城市，也造了五至六層的公寓，要求頂斜、兩邊對齊，豎天的欄杆，即是Penthouse，巴黎現時最美麗的建築。

當時，我去到巴黎，想將這些介紹給大家，但一拿上手，便不知道怎樣說。巴黎的分區是很奇怪的，羅浮宮開始叫一區，然後調轉第二區，歌劇院的位置，再轉上去第三，四，五區，共十六區。我畫了很多畫及寫了很多字，不知道怎編，因為十三區全都是越南人、中國人和福建人，然後一下調轉去到十六區，最美麗的左岸，所以完全不行。於是，我就按一頭一尾，選中軸線香榭麗舍大道的觀點角作書本的結構，其實這是受城市的形態影響。書和文章也是按這個1856年的城市形態去寫的，讓大家了解這個思路。

B：說回巴黎城市的設計，本來的目的不是為行人而設，有政治因素。但是，很多人去巴黎很容易便愛上這個城市，因為他們有很多社交空間，如公園或坐立的地方，也很適合周圍行走。國內城市的設計，最大的優點和問題是什麼？

W：解放以後有兩步，第一是五年計劃，1953年有五年計劃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，沒有任何發展，沒有擴展，要做的話就在外面設工業區、宿舍、軍區，產生機關或學校的大院。只在城市中切割出一塊塊的大院文化，如華農、華師、中大都是四萬人的大學。

城市本身是舊的，到改革開放以後，大家要說搞現代化，建設就拿城市中間最好的地拆屋去做，當時沒有能力做輔助設施，新造的城市，集中在羅湖，所有東西建設在羅湖。

我很感恩有些城市拆得慢，第一個是上海，上海的中心區、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很精彩，並且上海人由心中愛自己的城市，上海的官員也不捨得拆，所以朱鎔基決定上海向外發展，上海才得救，沒有拆那麼多。你見到淮海中路仍保持李安拍《色戒》的場面。

北京拆了三千條胡同，解放時有六千條，現剩下一千條，拆了差的嗎？不是，只拆了沒有重要人物居住的胡同，如果有個大人物住在胡同，他又不想搬，就可以保下來。

我說兩條北京很出名的胡同，如東單有十條，東四有十條，北京東四九條以北，就是東四十條，東四十條再上全是出版社，如東京的神保町，全是春秋出版社，六百間出版社一個站。

北京的十、十一、十二條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、中國青年出版社、少年兒童出版社、英文出版社、作家出版社等全在那裡，文化人的濃度很高。十條很重要，上面最大的建築就是段祺瑞的執政府，劉和珍軍在那裡戰敗，但那棟樓照拆，拆剩一條大路，叫平安大道。為了解決這條路交通問題，就拆了三十五座有歷史價值的四合院。可是，十二條有一條很爛的巷沒有拆，因為有個上級空軍住在那裡，他就是不搬。我想，解放時，如果大人物每個人住一條巷，北京就保住了。但是，沒有那麼

多大人物。

後來房地產開始，按我的體會，那是推土機。內地房地產商有錢和有背景，大家不要只知道萬科，真正有力量的是央企和中企。深圳的招商局和華僑城，華僑城是國務院直屬機構，國企就是中信、中梁，有中的名字的機構，加上國家電力等。他們沒有資金問題，在拍賣會上招手就可以，志在必得。

房地產要滾動，借貸、造屋、還錢，以最快的速度將所有舊東西拆除再建設。這就變成中國的城市的惡夢，因為有太多有實力的房地產不停拆和興建。官員為何不去制止？官員在國內是四年任職，他們必須有政績，一個城市要二十年或一百年建造，但現在四年要見效，中國便是如此。

一個城市怎樣才是舒服的，那是與人有關，大陸的城市造得與人沒有關係，只為讓人覺得大和宏偉。回頭看巴黎，為何如此讓人喜歡，因為很多事情也與人有關。走路可以到，以路人為中心而建的，但這樣的發展在國內仍需要很長時間。主要原因是城市規劃操盤的人，是政治的人物，行政領導。紐約曼哈頓的規劃是1811年造的，到現時仍沿用那規劃。為何紐約曼哈頓一直沒有改變，因為那是立法機關的事，立法要改要討論。所以，許多人說大陸城市規劃的前途何在？我認為要改為立法機關控制。

B：第一印象很重要，我記得我們說過，你初初來香港，香港是港英時代，不知你來香港覺得如何？

W：1984年，我第一次來香港，那時理工學院請我來講課，那當時是英國人管理的學校，名為太古設計學院，院長叫Michael Farr。現在，我看到年青人擔起英國旗，想回到英國時代，我就經歷過殖民時期的香港，並來過很多次，那時候英國人凌駕於中國人之上，你沒有話事權。理工的設計學院，有一個基礎部。外面有一個舊的小學，那是一個一兩層樓的小學，香港的教職員，如王無邪、靳埭強先生，他們的辦公室都在那裡，進不到紅磚樓。即是說，英國人辦大學，你們辦基礎部，待遇不同。

有一次我來香港，Michael Farr太太是匯豐銀行董事，位高權重，夜晚請我去游船河，那時在卜公碼頭上船，我們以為是艇仔，怎料我上了匯豐的遊艇。那一船的人，只有李德志是中國人，其他全是鬼，香港或中國教職員都不請，除非你在英國讀過番書，講一口沒有「鄉音」的英文，才是他們的人。我當時看到的香港，是英國人眼中的香港，因為帶着我的，都是英國人。開車到處去玩，上課，全英文溝通，所以見識到的是不真實的香港。

後來，有個朋友說不要再住鬼佬家，住我家，他住上水，我去住才知道香港人的生活，才知道房間很小，朋友說他們住了幾十年。我伯父住在百德新街，大丸百貨後面，伯父在銀行做高級職員，可是他的家也很小。我才認識到香港人的香港。

B：你認為香港澳門國內的城市中，哪一個是最宜居的城市？

W：在中國，我覺得新會很好。我是廣東人，杭州文化不熟，我比較喜歡廣東地方。現時，這些城市變得愈來愈現代化，愈來愈不可愛，如東莞、順德，番禺的市橋，我去了十次也不記得它的樣子，因為這與中國所有城市都一樣，這趨勢很可怕。



主辦
Organised by



捐助機構
Funded by



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
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
同心 同步 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